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攻媿集卷六十七

宋樓鑰撰

書

答楊敬仲論詩解

鑰蒙示教詩解以病故相仍近始讀竟荷開發鄙陋至多感歎擊服之餘恨未得一遂請益于門下若夫發明無邪之思一貫之旨天人同心大道至平古說難盡信

雖載之左傳者亦不可據爾雅亦多誤大學所引亦有牽合詩序多失經意釋文多好異音詩人諷詠或自包于事實制度名數不盡合于禮典先王皆在商世難拘以周禮文王以服事商不應作禮樂如此類未易槩舉皆前輩之所未發者尤用服膺然惟尊意每不自以為足而欲人之言鑰亦不能自己欲効所見試陳其甚明者正欲反覆論辨以歸至當非恃相與之厚非愛此書之深不及此也

葛覃 毛詩傳曰覃延也其義未安覃本義深也葛葉大而蔓小故墜焉而深下俗謂墜下曰覃徒紺切而廣韻集韻無此字音釋文徒南切方音不同不可知也而謂延也則未安曰覃及鬼方由中國而覃及之則中深旁淺實有覃義實覃實訏后稷之聲深廣也故水中深旁淺曰覃加水以別其字先儒徒因葛推義釋覃曰延然施即延也無乃重複乎大田以栽覃耜覃者深也耜宛然有微深之狀故曰覃耜毛傳殆未親見耜徒見易

有剡木為耜之義故以覃為利後儒求其說而不獲又轉音為剡又轉字為菽今正其字義平聲如字

覃爾雅釋言流覃也覃延也郭注皆謂蔓延相被及說文覃長味也从旱鹹省聲詩曰實覃實訐徒含切又覃篆文覃省潭說文从水覃聲集韻一說楚人名深曰潭潭字在六書中為形聲如江河之从水而工與可止取其聲而無義潭从水覃亦取其聲非有義也潭有深義今之言潭潭是也覃欲無深義字書凡

有意者如人為偽人言為信之類皆入會意之科
王荊公字說所以不能傳者往往以形聲諸體皆入
會意故有牽合強通之病以葛之蔓延故施于中谷
亦未為重複也覃耜之音剡疑是方言集韻以為利
耜止以詩傳釋文為據如八月剥棗剥音普卜反荆
公以為養老者剥棗之皮而進之後行田野間羣兒
相呼撲棗方知釋文之有自來此二覃字更望攷之
鵲巢維鳩居之 爾雅釋鳥云鳩鵲郭云布穀未

安音如布穀者不居鵲巢音如鵲巢者乃居鵲巢為鸚
鵲魯昭公二十五年鸚鵡來巢而公如乾侯此亦假他
巢之應也故文成之世已有童謡曰鸚鵡跣跣公在乾
侯矧鸚鵡亦鵲鵲之音凡鳥名多用其音埤蒼云鵲鵲
方言云戴勝今審究戴勝首有竦毛鸚鵡亦有之而鸚
鵲身色黑戴勝身色駝而稍長大豈埤蒼攷之未審歟
布穀其音渾然鸚鵡其音亟然獲穀毛駝頭有斑者李
氏亦以鳴鳩為鸚鵡

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攷之當如此之詳然鳴鳩之為
鸚鵡甚明浙人呼為八八免川人呼為阿八所謂音
如布穀者乃今斑鳩俗謂之步姑其姓雖拙粗能為
巢戴勝首有竦毛向後鸚鵡竦毛直上又自不同鳴
鳩之刺不壹正謂鸚鵡也郭景純云布穀固已失之
歐公言拙鳩極然不知此乃鸚鵡呂氏具載皆未當
也

簡兮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將祭習舞以日中為期碩

人在前列上處方中將中也碩大也大德之人侯侯德容也

前輩曾云日之方中則明而易見之時在前上處則近而易察之地君猶不能見況幽遠者乎此意甚切
氓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耽樂也說解說也今俗說亦以女淫為大

醜

毛傳云女與士耽則傷禮義鄭箋云士有百行可以

功過相補至于婦人無外事惟以貞信為節然功過相補則士可耽也每疑其害教近得一說無與士耽已是自悔而反正之言蓋其初抱布貿絲來即我謀後又以車來則非女之奔之也其言曰始者以士之耽兮故我今日猶可說也若是女之耽兮則我不可說矣如此則得詩之意又免功過相補之害教也

兔爰雉離于羅

雉文明比君子

非為其文明也羅之設所以取鳥獸兔狡如小人爰

爰緩行不至觸冒雉性耿介多罹其中世亂網密小
人多幸免而君子多陷于罪言文明則意差

稜兮 此詩凡言女皆指君也女者愛之之辭

民勞王欲玉女是用大諫此意尤明又卷阿俾爾彌
爾性之類不惟是愛君如古之稱我為朕未至如秦
以來分別之嚴也

出其東門聊樂我員 我自有員姓者吾妻也

此說未然毛鄭不解員字疏言樂我心云耳云員古

今字助句辭也唐員半千齊州人其先本彭城劉氏
十世祖凝之事宋為起部郎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
烈自比伍員因賜姓員古無此姓也況此詩解內云
陸德明以爾雅云祖存也牽合上章思存改且作祖
甚無謂也且語助也于義自通何必牽強又改字以
此知員亦語助耳

侯人維鷯在梁不濡其翼不濡其味 鷯鷯喙長尺餘
頷下胡大如數升囊羣飛入水食魚今也在梁不濡其

翼味長如此而亦不濡是當食魚而不得食喻賢者宜得祿而不得祿

歐陽氏曰此鵜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邈然高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味如彼小人竊祿于高位而不稱其服也鵜不當以喻賢者不若歐陽氏之說為長

不遂其媾 小人富貴縱肆好色淫恣而棄其婦媾婚媾也

毛氏曰媾厚也張氏曰不遂其媾不稱其寵待也今人謂遂意亦曰稱意

蒼兮蔚兮南山朝躋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董曰集注
作媿蔚文也南山朝躋蠖蝮也人莫敢指者乃陰陽交
感不正之氣南山喻在高位朝躋喻淫縱淫縱者惟其
意所溺固有其妻雖婉孌而自不說者如衛莊姜雖美
而不見答蓋不樂于靜正而放于情慾季女者年少之
義以其未嘗相親如不為婦也故曰季女不說之則失

所至于斯飢矣

張氏詩曰林木南山蒼蔚時工斤樵斧兢朝濟舉知趨利青冥上不念幽居季女飢陳氏曰壯者趨利于山則弱者餒窮于室小人肆志于上則君子困窮于下張陳二說雖未必盡得詩人之意然其說猶雅馴今為一媾字一媿字又婉孌季女遂生此說然朝濟實非蝮蝮也彼蝮蝮之詩首章曰蝮蝮在東莫之敢指故次章曰朝濟于西崇朝其雨至今朝日在東則

虹出于西夕日在西則虹出于東鮮有見于南者且此詩初不言虹而徑以朝躋為蝦蟇則不可既曰季女如有齊季女而曰如不為婦亦覺費辭若以南山喻高位朝躋喻淫縱亦不成詩語宜有以更之

七月一之日感發二之日栗烈 感發者寒氣勁發萬籟盡鳴如感栗也野俗有語籬端吹感栗謂烈風吹籬端之虛管作聲也栗烈者丑月寒氣益烈人股戰栗也毛傳謂栗烈寒氣也其以是歟

毛氏曰感發風寒也栗烈寒氣也王氏曰風而寒尚
非其至也無風而寒于是為至只如此說足矣感栗
乃胡樂一名悲篥一名筚管羌胡龜茲之樂也其聲
悲栗胡人吹之以驚中國馬後世樂始譜其音以為
衆器之首周時安得有此俗語尤不足取股戰而栗
漢人始有此語

二之日鑿冰沖沖 鑿冰之時擇沖和之日慮寒氣之
傷人也豳公之愛民如此

毛氏曰沖沖鑿冰之意孔氏曰沖沖非貌非聲故云
鑿冰之意左傳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于是取之豳
尤寒盛冬安得有沖和之日不如只從毛說

東山鸛鳴于垤婦歎于室 毛傳曰垤螿塚也將陰雨
則穴處先知之鸛好水長鳴而喜也孔疏曰將雨則螿
避濕而上塚鸛鳴于垤詩意與零雨其濛同婦歎于室
聞其夫將歸感傷而歎也

毛公齊人必自知之解不甚詳孔疏亦未明皆不見

于埳之義惟胡德輝理蒼梧雜志言之最明云新經
釋鶴鳴于埳謂埳為丘埳非螿塚蓋荆公未嘗到山
東螿塚有極高大者如塚墓然每天將雨則鶴集螿
埳而鳴螿知雨鶴喜雨以其類也方說得于埳字分
曉正以雨將作故婦歎于室如殷其雷之意正念其
勞也若我征聿至自在下句婦歎于室意聯于上孟
子所謂丘埳以是知丘是自然高處埳乃螿塚下王
洪盤馬于螿封亦謂此也

狼跋 老狼有胡進則躡其胡退則踰其尾周公欲進則成王未授公以政如狼跋其胡欲退則又深念民人社稷之重欲退不可如狼躡其尾

周公雖進退不可亦何至如狼之跋躡故程氏有云狼獸之貪者猛于求欲故陷于機穽羅絜前跋後躡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烏几几然也又云先儒以狼跋躡不失其

猛與周公不失其聖猛奚若虎豹胡獨取狼也詩人
比興以類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
狼興聖人乎程氏之說美矣然詩中無機穽之意猶
未為盡也嘗得其說于蜀人楊少卿民望云狼之遇
人先旋遶于人之四旁甚疾人為之戰懼自失然後
食之詩人蓋以狼之跋扈比四國而周公處其中不
懼也此說最為得之

常棣儂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

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孺有柔義兄弟既
具猶曰皆在於是和樂且柔孺言辭氣柔巽也其妻其
子情好合同言夫婦父子和順孝慈如琴瑟之和毛傳
曰翕合孳子也湛和樂之至

此解亦平然說詩意未出此詩極言兄弟之間如伐
木極言朋友之間前章引陳曰兄弟之急難相救助
如此及其既安寧乃謂兄弟不如友生乎此正詩之
本意也此二章言凡人以儉爾籩豆飲酒之飫為樂

若兄弟既具如謂兄弟無故其樂又何止籩豆飲酒而已其和樂又且如孺子之真情如孺慕之孺有不可解于心者凡人妻子止以好合尚能如鼓瑟琴之和若兄弟翕合而無間其和樂不足以盡之又且湛矣如湛酒湛色然如此方見詩意

六月棲棲 六月建巳之月也棲淒也淒淒有冷意時有麥秋之寒也

毛氏曰棲棲簡閱也蘇黃門曰棲棲不安也李氏曰

與論語栖栖同注栖栖猶皇皇言其不安也雖未為定論然以為棲棲有冷意麥秋之寒則不可俗諺云江南兩浙春寒秋熱若中原北方則立春便溫和入夏便熱入秋便冷冬則極寒宣王在西周四月豈復有冷也

車攻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惟善御者兩駟不猗雖馳而一無所失

此一段不盡其義蘇黃門曰四黃既駕兩駟不猗御

者之善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射者之善也蓋不善射者必待御者為之詭遇則獲故王良為之範則屢奚不能獲一惟御者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方見射者之善不惟此詩意明孟子一段亦皆煥然

吉日既伯既禱 毛傳曰禱禱獲也禱未必為獲也云云禱者禱其無傷人也弓矢驅馳之間或偶傷人故禱歟

毛以禱為禱獲固已贅矣此謂禱其無傷人亦未為

的當將田而用馬故禱于馬祖不必專為獲亦不必專為求無傷人與廢焚不問馬之意不侷

漆沮之從 禹貢雍州漆沮既從從者從入渭水然則天子之所其在渭漆沮之會歟

漆沮既從禹貢自說治水此詩自說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似不必泥此從字

庭燎 毛傳曰庭燎大燭也云云秋官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故書墳為黃鄭司農云黃燭麻燭也

然則與庭燎有異焉今俗曰飢盆者庭燎歟飢麻滓也
音說毛傳以為大燭未安

今說亦未安飢乃麻餅毛謂大燭司農謂麻燭皆是
也古者如男子夜行必以燭童子隅坐而執燭又如
顏叔之秉燭非如今之蠟燭也凡點火而明者如麻
骨樵皮松明之類可以照者皆謂之燭今祭祀所用
庭燎以麻骨一大束立于地而然其上照耀一庭故
毛謂之大燭司農謂之麻燭卻非飢盆也

斯干如跂斯翼 如鳥之跂立而張兩翼鳥首如棟薨
兩翼如二雷

孔氏曰如跂如人跂足直立若如今說下三句已言
如矢如鳥如翬矣不應又以跂為鳥之跂不若只用
舊說如人之跂立翼言其翼然不必謂鳥之翼也

小旻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比固
膚近柔懦之士所執常論然而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不
知聖智所及當大有為亦無所憚但聖智雖不憚亦無

慢易忽略而亦戰戰兢兢

范氏曰人皆知虎不可暴河不可馮而不知小人之不可不畏臨深履薄懼之甚也此說似勝不必更加委曲也

小宛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
卜自何能穀 桑扈名竊脂食肉之鳥也云云今不得
食而率場啄粟喻食肉富貴者今猶失所困乏而況于
疹病孤寡貧弱之徒宜其尤甚于入犴獄也云云民窮

苦握粟出卜問曰何自而能穀善耶此章言貴賤皆困窮

前輩大率如此說意既不屬亦覺其言泮渙桑扈竊脂爾雅釋鳥自有兩義非名竊脂也其曰夏鳶竊玄秋鳶竊藍冬鳶竊黃桑鳶竊脂棘鳶竊丹者竊皆訓淺注竊藍青色然則竊脂謂其色淺白也其前又別有兩句云桑鳶竊脂鵙鵙剖葦注云食肉好盜脂膏蘇黃門古史序有云聖人之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

殺竊脂之不穀小宛正謂此竊盜脂膏之義此章蓋
言遭誣陷而無告者桑扈食肉而謂其率場啄粟可
謂是非顛倒矣惟其填寡宜乎陷于岸獄也此事甚
易見試握粟以下之謂握粟以試桑扈彼何嘗能食
穀乎言是非在目前分明如此而上不能察若以為
卜筮之卜則意差矣

何人斯維暴之云 詳觀是詩非刺暴公也刺其從暴
公者也

此詩之序必有所傳詩不言蘇而序言之一詩中只有維暴之云一句不知果暴公否鄭氏以蘇暴皆畿內國名孔疏云蘇國在河內溫縣是東都之畿內也春秋為公者多是畿內諸侯徧檢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為卿士明畿內此說亦不定記得鄭漁仲曾辨此云周之畿內無所謂暴者更當攷

巷伯掇掇幡幡
此 幡幡者隨風翻覆反覆不定之狀如

幡幡誠有反覆之意然謂之隨風翻覆則是今釋道所立之幡也恐古無此秦已有幡信之書未知幡信起于何代更攷

北山或王事鞅掌 在腹曰鞅此詩士子其職卑矣其鞅在掌方駕車馬故任此勞故世以煩勞為鞅掌

毛氏曰鞅掌失容也孔氏曰鞅掌煩勞之狀只須用孔說今說頗迂鞅鞅鞅鞅皆在馬之身惟轡則在御者之手鞅既在馬腹如今之肚襟不應在人之手掌

也

陸機草木疏

機當作璣非晉之陸士衡也呂氏讀詩託皆作璣

又答論易

鑰何敢言易間有聞見輒以一二求教茲蒙下問以口耳之所得錄呈恐可以少裨聰明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坤利牝馬之貞說者止謂取其順爾曾不知聖人取

象皆曲有妙理禽獸之牝者皆順惟牝馬之性最貞
游牝率以一牡引十牝雖雜以千百苟非其偶他牡
犯之則踉蹌不可近坤之卦雖主乎順惟其能貞乃
成地道故曰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也妻道臣
道豈曰順而已哉

答張正字論莊子書

鑰比自同朝初欲相親而未能高才飽學深藏若虛亦
不可得而親也後始得稍稍承教蒙以莊子講義借示

遂得以窺見素蘊每切感歎謂請益未艾也忽爾去國
為之恍然亟令傳寫元本九冊謹以納還伏幸視至聞
尚留關外無由執別尤增悵惘平時讀蒙莊之書安能
如執事用功之深士友來言處得喪之際鼻間栩栩則
造詣可知略閱講義開發為多然亦有一二鄙見疏之
別紙更望示誨治萬里之船何時可行尚容別布
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郭象云子游常見隱
几者而未有若子綦也非也講義略之

此意甚妙方子綦隱几而臥未有以異于人也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則講義所謂超然萬物之表而萬物無與為對者也隱几雖自若忽然有覺則今之隱几者別是一人非適之隱几者矣昔有適也故子綦善其問且曰今者吾喪我

吾遇天難 講義云天難注與疏皆不解安易雲雷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則天造之難也

竊尋上下文恐不為此前曰天忘朕耶後又曰天降

朕以德則是雲將謂鴻濛為天矣講義亦云雲將再見鴻濛而謂之為天蓋天其施也前則雲將三問而鴻濛曰吾弗知又三年願聞一言而鴻濛遣之使歸不盡告也故雲將曰吾之遇天可謂難矣故願聞一言而鴻濛始告以心養等言不必求之屯卦也

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昏 講義云以操舟博塞明之又云博塞之事以瓦注為戲則得失之心忘而其智巧以帶鈎為注得失之心漸重而憚以黃

金為注則得失之心愈重而昏今之博者謂所出錢物為注王冀公所謂以陛下為孤注是也

然莊子前此說操舟本無博塞之言而博者亦不至以瓦為注蓋注者抵擲也謂如玉抵鵲金抵竈之類試欲抵物以瓦抵之則巧以鉤抵之則已有憚心以黃金抵之則必不中此所謂外重則內拙也鉤亦刀之異名如吳鉤是亦不必帶鉤也

答徐丞適書

鑰比為從弟致謝承報章甚勤且蒙示惠忠壯公事實
伏讀不勝歎仰靖康之變死事者寡世以為恨迨五路
之失執節守義者衆人以為關陝多豪英而然若忠壯
生于大末而忠勇兩盡是無待而興者也馮通奉之狀
之誄范君之傳皆能以雄文發幽光足以傳不朽矣惟
後篇稱蕭參政奏請者乃王仲言明清揮塵第三錄第
二卷具載此文自竊惟國家而下至少厲偷俗之弊則
仲言所見而失所著人姓氏者也自此紙頃歲而下至

有道處士迴之兄也則皆仲言所述也蕭參政臨江人恐或者謂李邈是其鄉人而為此奏是又不然此文之作蓋是朝廷未知三人之時據馮公之狀建炎三年十二月忠壯死事明年賜諡贈節度而蕭公乾道始仕于朝為宮教至淳熙始居言路登政府不應始有此奏今當易去蕭參政某奏請六字而改題云王通判明清揮塵第三錄則為得之恃臭味相與不自外如此若更以程北山所作誌銘編入則尤為全備也併幾垂照

攻地集

攻地集

二

攻媿集卷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攻媿集卷六十八

宋樓鑰撰

書

上宰相書

代叔父

某聞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無私也而人或見其私蓋其生育長養以為事有時乎私而實非也寒冬沍寒萬物憔悴春回自東一元磅礴于太空而一草一木咸有

生意造物未嘗私也間有朽枿枯株雖無萌蘖之生而其根莖餘潤猶未自絕于造物者一元之氣必且為之融液浸潰費施生之力而不憚雖其生獨後于衆卉而終亦不在造化之外故人或疑造物之私于此而不知其非私也恭惟其官弼亮兩朝經略四海巍巍勲名與嵩岱齊聚精會神仰贊聖天子治內治外之務方且收拾人才躬周公吐握之勞視平津東閣為不足道挾鑪錘以造化天下人物正如一元之運行無有偏頗當是

時而有匹夫匹婦之失所是當春而有寸卉之不萌也
敢不投誠于造化而俟其生成哉其受才最早賦分最
蹇入仕三十餘年歷州縣者七任兩宰劇邑一佐邊郡
雖綿力不足以為國家使令而父教之忠粗知廉勤以
自守庚辰之春仰于光範之門蒙大丞相恩造俾倅宣
城方且自喜萌蘖之得生日望成就而需次之間有報
罷之命今日之來其窮甚矣正猶朽枿枯株大費造化
之力大丞相秉化鑪于上枯者吹之使生肯使某遂老

於窮哉寒谷之黍彼吹律者猶能使之長而況造物者乎願大丞相擴無私之造使萌蘖于今日而備用於後雖吹之噓之若私于小物而亦豈有累于造化哉天地不可報之恩猶當糜捐以報萬一

上宰相書

代人

天地萬物惟其時而已矣聖人作易幽贊神明然于卦言時必大其義用是知易之作亦明其所謂當其可之時以示後世後世好言機而不及時以為機即幾也竊

以為不然聖人言幾而不言機蓋幾者動之微而機者
事之要後世之所謂機者似時而非也言機即近于人
為氣象迫促惟恐失之時則出乎自然者我心休休庶
績自達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四時自行百物
自生天則付之于無私而已一草一木華實各有其時
或先之或後之妄者以為奇為瑞其實則反物之妖也
天之于物尚爾而況于人乎宰相操造化之柄區區然
欲以智力運元化則亦勞矣故當觀萬物之變而聽其

時之當然我之用舍時也事物之芸芸于前者亦時也
推無一夫不被澤之心以待天下然其自窮自達自進
自退若不由乎我而惟物之時之聽夫然後不煩智力
而王佐之氣象見矣方今聖賢相遇千載一時神會氣
合此豈可以人為求之耶相公上佐天子下理萬務四
海之求于相公者一一以智處之則且將不勝其應究
極化原在乎坐以觀萬物之動植隨其時之可而應焉
此相公之所以大也某何為者曩者猥叨龍虎榜之下

陳則固已為今日張本屢拜下風誤蒙知遇相公之欲
提撕于衆人之中久矣有其志而未有其權有其權而
或非其時故某辱在泥塗雖知相公之不遺微賤而不
敢有求于相公之門相公秉鈞當軸二年于茲矣而某
適在心制中杜門海嶠實不敢求聞達于時今者收召
魂魄彈冠而掃門相公一見便有曲成之意茲非某之
時乎敢誦言所聞于平日者以獻古人云君相造命雖
曰造命非時不可今日則真可以言命矣惟相公矜而

進之某如蟋蟀之秋吟非敢鳴其不平也時焉當鳴蓋
有不容自己者干冒鈞嚴俯仰俟命

上蔣參政書

代范
孝隆

某聞君子之所以得人心者能以天下之心為心而以
吾之心為天下之心天下之溺何預禹事禹豈無一席
之地以容其足哉而其心視天下之溺猶已溺之也天
下之飢何預稷事稷豈無一飽之計以充其腹哉而其
心視天下之飢猶已飢之也二君子孜孜汲汲罄竭以

極天下凡能以天下之心為心而以吾之心為天下之
心也公卿世家為之子孫者孰不願自植立以振門戶
其願之從違係乎子孫之賢否然此心則人之所同也
夫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違而違人吾夫子以為仁人之
用心況夫已已立而人或未立已已達而人或未達仁
人見之得無動心乎恭惟某官懷絕世之才輔之以碩
大光明之學文章雅奧足以規姚姒謨謀忠嘉足以配
臯稷領宥密參機政天子虛席而論相閣下其選矣仰

惟先正太師魏公勲業譽望為前朝第一等人彪炳俊偉具在史冊子孫以似以續持橐擁麾代不乏人以至于閣下閣下以經術魁儒科以詞章鳴海內優游都城中極天下清華之選凡書生之所夢寤而古人之所歆艷者無不親歷之人望益隆主眷益深卒以此取卿相蔣氏之家聲日大以肆天下以是知魏公之有孫而閣下之光于前人也閣下以王佐自負一意于尊主庇民固不以是區區之軒冕為事然如閣下之為人子孫可

謂盛矣有人焉業弓冶之餘而弗能修播穫之職顛沛
流離而叫呼攀援于門下閣下其念之也必矣伏念某
先丞相妙年自布衣以策于天子風節翹然有聞致位
上宰憂國愛君之心終身不少衰至今數紹興中興名
臣然亦不在第二流也惟是諸孤不肖既不能以家學
取世科委靡闖茸又不能少自振拔于搢紳之列加之
憂患相仍三兄淪謝相繼惟一弟相與為命又皆困躓
連蹇碌碌州縣間退揣庸虛之質顧何足以求當世聞

達惟是痛念先丞相之迹未陳而門戶衰落遽已至此
幾無面目以上先人之丘隴矣罷官三年固窮田里非
曰絕意榮望顧當路未有為之地者故不得已而為此
待時之計一日有聞于人曰朝廷大用蔣公矣問其家
世則曰太師魏公之曾孫也某也釋然悟躍然喜曰吾
之窮其少瘳乎或曰子于蔣公之門無一日之舊而勢
位如霄壤之隔子乃以為往必得所欲何耶某應之曰
吾聞蔣公之為人其心則禹之心稷之心也公與魏公

相去四世巖巖相望如此某為先丞相之子而沒沒不振如此以此求之其必有以哀我者故今日之來索手無以自見不自知其不可也伏惟仁慈薰然垂德于不報之所引手于內溝之際使他日有以少見于世士之歸心于門下者多矣豈特某哉

上洪丞相書

代表兄
孫公和

某聞咸孫諫君以德而君子知其有後于魯管仲受下卿之禮而君子知其世祀于齊方二子之為此也求盡

乎人臣之事何嘗有意于徼福而此亦豈徼福之具哉
然愛君合禮天相神祐百順不期自至而子孫碩大繁
衍君子已能逆知于未然嗚呼彼皆一時陪臣效小忠
循常禮而天之報施已如此矧本朝鉅公以身徇國建
天節排大難功成困讒身不得有為于時天亦媿之必
擁佑其後光明俊偉亦非止如戚管二子而已也恭惟
先正內相忠宣公以文學志誼結主知致身華近一旦
當戎馬倉卒之變翠華南狩駟馭未反此正主憂臣辱

士君子畢命効死之際而肉食者類多選與蓄縮為保
家室計無肯出萬死以報國者獨我忠宣公毅然自奮
仗節請行不可回挺平時德望固已聳服夷裔而專對
正辯又足以彈壓倔强不廷之衆故雖間關險阻節旄
盡落而中心如丹卒締金石之盟還長樂之駕嚮者三
十年邊鄙不聳而南北無烟火警誰之力也上天助順
佑我國家為生賢佐而所以報忠宣公者亦昭昭可知
蓋丞相首以文章鳴而一門之秀連中宏博異科洪氏

之文遂擅天下此雖在丞相為餘事而四海由是人知
洪氏之名而家有洪氏之書此天所以侈忠宣公之報
而示為善之利也權臣當國衆能勝天方忠宣公還朝
被太上皇帝寵遇之厚駸駸大用讒人罔極一斤不復
故權臣能貶其位而不知適所以大其聲能抑其身而
不知乃所以昌其後天定復有以勝之未幾而朝廷更
化金昆玉季繼踵登用福善禍淫可謂差耶恭惟某官
以顏孟之學負伊呂之才周旋外服而隆巖石之瞻翺

翔華要而結兩宮之眷比者槐鉉虛席久至閱歲此古
今之所未聞而四海所顯望卒之覆金甌秉魁柄者丞
相也明良相遇千載一時決非偶然者是雖報施常理
皆人所不能及由是輔中興于無窮而成忠宣之大功
天子此不為無意也其不佞一介鄙人無所取材獨念
先吏部其早受忠宣公之知君子交情見于尺牘先吏
部流離兵火之餘故時圖籍往往埃滅而忠宣公咫尺
之書箴弃巾箱爛然可觀先吏部既捐館舍其雖無似

亦知寶祕以俟今日是敢躬自裝褫百拜以獻有以見
先世之契不為不厚亦以少禪門下手澤之富比之掃
舍人之門者猶為有因也恭惟丞相竭誠節以相天子
鞏國勢于千載而衍家慶于綿遠八葉宰相七世內傳
將不足為今日道痛念先吏部以筆硯起家忠鯁獨立
終于一郡人亦歎其餘才未施而不肖之孤又不能少
振于後官路如漆四壁枵然幾填溝壑偏親垂白菽水
不繼猶強自植立以苟升斗得官安陸困于遠次之官

有期矣固將奉板輿携孥累為數千里之適以圖一飽
然喜懼之年惴惴朝夕所以謀寸進而為親榮者尤切
切于中仰惟閣下仁慈薰然軫念先世一日之素興哀
于無用之人道援天下之餘力一振于窮困之地則高
誼絕俗寒士歸心某亦當摩頂放踵以効萬一九原有
知先吏部亦不當後結草之報惟閣下哀之

上趙憲書

代趙推

某聞疎不如親親不如賢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

曰瓜瓞曰葛藟親親之謂也周公相武王封姬姓五十
三國而天下不以為私人皆曰周以宗強噫宗故可以
為強也宗而非賢其何以強使受封者五十三而不賢
焉天下不以我為私乎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周以宗
強蓋以賢強也我國家聖祖神宗敦厚同姓封爵祿廩
務極隆異親親之道盡矣賢賢之義則未也乃復慨念
宗室雖有才而不得試于是設教養之法開選舉之科
人才班班得以自見近歲修潔博習之士因以益衆與

寒雋並驅爭衡天子又搜舉其尤才能者擢實周行授之以持節擁麾之寄視有周無媿焉恭惟其官以光明俊偉之才輔之以淵源該洽之學高義慷慨薄乎雲天勁氣崢嶸沮乎金石間平之儒雅勉石之事業閣下誠優為之在中為鯁亮之臣在外為循良之吏中朝士夫數當世賢者必以門下為稱首朝夕論思自此升矣激濁揚清顧為閣下胸中自有定論然人才方賴以主盟倘從州邑之吏視天族之可以收拾者長養而成就之

俾有以自見于世則親親之道賢賢之義足以仰贊朝廷之盛矣其疎族無似蚤歲而孤上奉孀親下撫幼弟家四壁立無以資其身攻苦讀書不能自己辛勤百戰始得一官為寮于茲亦幾年矣庶勤自飭不敢少越規矩之外以為終身羞史君察其無他而未敢求知部使者冠蓋相望而棄之不顧每自念言是豈惟孤寒之難于進蓋未有當世明公以為之引重也閣下按臨曳裾旅進天壤勢異誼不可以冒干然而決于自獻者誠以

閣下方主張公道愛惜士類宗族之末尤所矜憐倘引而進之則他人必指之而曰是子也而首受知于宗英其必有以取此也假寵乞靈其之寸進有望矣故其平日之不敢為不肖以幸今日之遇非徒以親親望門下也古語有之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故士君子于舉士之際多以垂成為辭嗚呼九仞之虧固為可惜然所以致九仞者不由覆一簣而進乎今日之進固有望于閣下之開其始若其終之則在他日

上葉樞密書

代人

某聞念子桑之飢者有裹飯之仁憐范叔之寒者有綈袍之惠故舊之情誰則無之故窮則相卹達則相引或故舊之不及用則從而收其子孫此古人之所甚重而今之時絕無而僅有者也故山公在則嵇紹不孤而優旃之戲亦能封叔敖之子載在前史以為美談寥寥高風非當世大臣孰能振起之恭惟某官道德配古人聲名滿天下秉大政行公道行將入相明天子以共起中

興之功而獨于故舊之情尤為垂意此所以能主盟吾
道而振風教於千載之後也伏念_某門緒衰微生涯淪
落環視一身無寸長可錄獨賴先世遺澤得官而蹭蹬
連蹇絕人數等齒名仕版今幾三十年矣頃者得闕桂
林待次數載望嶺外之地邈然數千里而偏親垂白不
堪遠去重以久居浙西遭去歲邊警士夫率皆東徙轉
寓於越之屬邑羈單可憐無與為比痛念先君之後零
丁如許今欲之炎荒之地則有狼狽之憂坐以無策則

忽不知歲月之換而寸進愈茫茫矣分竒才薄失于初
計尚誰咎哉然猶有冀寒灰復然者賴有閣下使某不
于今日伸喙而一鳴是自棄于溝壑也方閣下弦歌武
城先君宰剡豁獲與閣下有同僚之契而荷致遇為最
深今日不肖之孤貧悴無聊至于此極此閣下之所宜
動心也然閣下方坐廟堂而進退百官而某也微賤疎
遠尾百僚之底前時未契何足恃此以進君子之門獨
以嚮者閣下擁麾毘陵某得以桑梓修敬固已蒙眷顧

之厚謂其為故人之子有惻然興憐之意今也其之窮益甚而閣下振拔滯淹一舉手力而今日之進不為無因敢冒鈇鉞以干造化區區之命垂于閣下之手伏惟薰然之慈有以憐之振之不勝幸甚

上宰相書

代人

某聞養才之法不一也養大才者勞之養小才者優之譬之植木彼榿楠檜柏之屬不貴其拱把椽杙之用也生于陰巖絕壑中風雨之所浸蝕霜雪之所摧折外益

枯而中益腴磊砢多節目而材益剛夫然後數十年
而以為棟梁而不撓明堂之柱非此不能勝也然為巨
室者棟梁之外椳闌店楔之用不知其幾故必有養小
材之法焉若樸椒小木欲求近用苟不植根于膏腴壤
墳之地使之遂其生長則將枯悴萎蕩然雖求拱把
之材亦亡矣孟子曰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勞其
筋骨餓其體膚此養大才之法也小雅曰薄言采芑于
彼新田于此菑畝此養小才之法也才大者用大而志

亦大故必先勞之而苦其成小才者用小而志亦小故
必先優之而責其近未易以一概論也伏念某生無一
竒學無一成猥以賞延登仕版幾四十年矣平時碌碌
以備國家之使令雖不能卓然拔茹于流俗而以功名
自期然謹守父教官箴以從事思有尺寸以見乎世比
任東都自計司而為均輸之職亦不敢以為勞且冗方
且躬朱出墨入之煩居無何而以罪去退念妄庸孱謬
獲戾為宜而一時旁觀莫不搢腕太息知其冤而莫敢

辨某亦不敢自明以速戾何也坐廢田里于今五年堂
有八十之母而闕旨甘之奉室有數百之指而困啼號
之迫日復一日幾不自聊嗚呼是樸樾之才而遭風雨
霜雪之所戕置之陰崖絕壑將遂摧折于無用之地是
大君子所宜動心焉者也恭惟某官以不世出之才輔
贊兩朝舉天下之物皆在陶冶而進退士大夫于一舉
手之頃比者起東山以鎮壓倔强不廷之國如鳳凰麒
麟一出而鴉怪狐妖自然逃遁陰受公相之賜者不知

其幾千萬人而猶孜孜以人才為意不倦吐握之勤此
周公之用心也重念_某孤危之迹屢玷大造而公相寵
遇撫存之非一日也今日以窮來歸栖栖如飛鳥之依
人人將憐之而況公相耶噫_某之此來則窮甚矣公相
遂收錄之耶則他日必有尺寸之効以報門下今日棄
之則遂將槁項黃馘與糞壤俱腐雖欲糜捐以為門下
用終不可得錄之棄之_某之命懸于公相矣伏惟公相
哀憐之干冒鈞慈_某下情無任戰慄之至

禮書

馮仁叟表兄請婚任氏書

族緒單平猥紹大馮之裔人才凡下敢齒諸任之間偶

因媒妁之言獲締婚姻之好伏承某人幽閒秉操素知

蘋藻之誠而某長孫某孝謹傳家粗習箕裘之業茲諧燕爾

夫豈偶然往之女家想見結縭之戒願為有室遂成合

卺之歡敢薦薄誠拱聞嘉命

不愚弟請婚馮氏書

見舅氏于涓陽慚非酷似尋世婚于高密茲謂好逑蓋
將締百年之歡豈惟合二姓之好伏承其人素鍾淑質
久嫺中饋之儀其男幸忝彌甥不待東牀之選蚤荷千
金之諾敢稽百兩之將宜其室家既無嫌于齊鄭傳之
孫子俾弗替于朱陳

少虛兄請婚孫氏書

託契高門承風久矣求婚猶子得諾欣然屬事緒之因
仍閱歲華之荏苒敢持薄禮遠尋舊盟維鵲有巢正欲

資夫內助迨冰未泮深有望乎來歸方當相忘于江湖之中可以盡索于形骸之外

從子澤請婚舒氏書

定五世之交久篤金蘭之契合二姓之好敢稽雁幣之

恭惟

令女

素習婦功

某男

粗修子職既無嫌于齊鄭將永

好于朱陳遠不容刀何待買鄰千萬之費告先日倚觀結縭九十之儀

內弟汪文可請婚薛氏書

敘百年之親素聯瓜葛合二姓之好茲始權輿既情話
之相通曾媒言之不費令女夙嫺姆訓從子粗習家傳
了無耦鄭之嫌乃有齒任之幸既承面命欲奉婚期嘉
禮具存何妨三者之備官占云吉尚幾五世之昌

沈虞卿侍郎女許陳氏書

襟期莫逆久為研席之交臭味不忘茲遂松蘿之託欣
然承命捨是馬求伏承其人詩禮素傳稔聞于父教而

其女蘋藻是訓未習于婦容嘉納采納幣之同時實有
子

室有家之伊邇潘楊方睦當豫卜于三星吳越相望尚
將杭于一葦

史侍郎女許秦氏書

老矣從心猶有愛孫之念為之求耦幸逢列鼎之家

其人秀出相門素傳詩禮某女幼疎姆訓未習組紉荷鴈

幣之多儀知鳳占之協吉深喜潘楊之睦自此權輿既

無秦晉之卑庶安家室

又鄭府云既無齊鄭之嫌

漳納幣張氏書

合二姓之好荷親誼之甚高尋十年之盟喜宦遊之相遇況老境篤抱孫之愛而兒曹懷歸養之思男女及時幸勿愆于柔日幣帛將意媿不辦于多儀共存素風一洗末習

季舅第三女許顧氏書

閭里相望其來已久婚姻之好實始于今某人秀出輩

流方謹詩禮之習某女幼居閨壺未嫻纂組之工既協

鳳鳴辱貽鴈幣一言決矣正須坦腹之求百兩成之當

謹結縭之戒

汪表兄之子請婚書

桑梓相望夙敦雅好金蘭合契幸締華姻其人素習婦

功將歸千歲龍魚之裔其人粗傳家法適得五世鳳皇

之占二姓是求一言而決欲將厚意敢稽納幣之儀佇

俟嘉期終遂肥家之吉

婦弟知道長女許李氏書

里舍相望曾未諧于識面媒言一定乃屢辱于貽書具

味既同婚姻敢後伏承其人世傳儒業況是太史公之

外孫其女幼習婦容未熟曹大家之女誠知鳳鳴之叶

吉荷鴈幣之先臨往送之門媿不盈于百兩願為有室
庶仰望于終身

少及兄女許舒氏書

師友從遊爰自宿昔婚姻求偶至于四三沉一水之相

望宜兩家之合好其令子蚤傳詩禮尚餘獨坐之儒風其

女幼習組紉未解大家之女訓既叶鳳鳴之卜首勤鴈

幣之臨佳耦曰妃但覺門闌之喜色同聲相應尚何媒
妁之多言

次女許鄭氏書

鴈塔題名夙講同登之契鳳占叶吉茲諧嘉耦之求一
笑相過片言而決伏承某人幼而歧嶷早有成人之風
而某女資亦善柔方親慈母之訓俱生丙午之歲真是
甲辰之雌惟臭味之既同在禮丈而宜簡御之百兩首
勤納幣之儀加我數年當展齊眉之敬

從子冰請婚陳氏書

潁川譙國均著聲稱孟公君卿俱為游俠相望千載之
下始諧二姓之歡其人柔婉有聞素嫺姆訓而某孤莞
自立粗習家傳了無間阻之言遂定婚姻之約幸茲叶
吉孰云齊鄭之嫌其或自今益締朱陳之好

治請婚吳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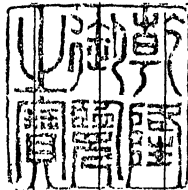
識北平之三世素知事契之深牽張氏之一絲喜有姻
親之託鳳占云吉鴈幣是將伏承其人出鄞水之外家

遂歸于我而

禁男

生台山之傳舍爰娶于吳既無非耦

之嫌殆有夙緣之幸一言而決因締交于延陵子之門
二姓相求用徵福于東樓公之裔



攻媿集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政規集卷
六十九
七十

詳校官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俞鳳

欽定四庫全書

政規集卷六十九

宋樓鑰撰

題跋

恭題直學士院所賜御筆

留正少師判建康府趙汝愚右丞相

臣紹熙五年待罪西掖兼直學士院際遇主上龍飛之初書詔填委時翰林學士李獻去國新除中書舍人陳

傅良未至臣以非才當內外制斤斤幸無闕事一時冊
后封拜加恩等皆次第而舉八月二十七日忽蒙宣召
不知為何事入院而御筆至亦不聞知既啟御封留正
除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汝愚除右丞相故事
命相必設金鑾殿詞臣面受聖語是時主上猶御重華
宮仍鎖南內翰苑故以御筆賜臣二者皆有訓辭而汝
愚者尤詳遂具載于二制中退不敢以語人讀者往往
不知所自也又九月二十三日伯圭加兩鎮節度使十

月八日以季秋淫雨罪已降詔慶元元年正月八日汝
愚除特進依舊右丞相十三日師夔除開府儀同三司
四月四日余端禮除右丞相臣千載幸遇猥以蕪陋之
詞視草摘文堂錄本例留院中臣得珍歲宸翰以為家
寶未遑勤之堅珉謹齋被裝褫以傳子孫仍識歲月大
概于右

嗣秀王伯圭免奉朝請并聖節批答

紹熙五年皇上踐阼之初臣叨掌內外制時從臣方同

班一奏事然後以次獨對臣猶未及進也七月二十九日嗣秀王伯圭以衰老乞免奉朝請內批降詔不允懷不自己輒進狂瞽之言仍有貼黃云聖意若允其請不必行出伯圭劄子徑論大臣降一指揮尤為盡善仰蒙聖慈徹去貼黃御筆批依八月十日羣臣上表請以十月十九日誕聖之日為天佑節內批宜允臣又亟奏少俟三表即再得內批降批答不允尋三請而後從之臣謹寶箴二奏中宸翰御寶于家使世世子孫仰見聖主

從善如流不以人廢言之盛抑以記微臣際遇之榮仍錄所撰詔書及三批答于前以著事實後以契丹偽號中有天佑二字始改瑞慶節云

恭題知貢舉所賜御札

皇帝御極十有五年歲在戊辰禮部試進士五千餘人二月甲辰以御札付臣等臣亟率同知貢舉臣思臣幼學臣時暨叅詳點檢試卷官以下三十三人班列于庭望闕重拜退而啟緘伏讀莫不驚喜感歎以為前此雖

間有之未有如今日之盛舉也仰惟皇帝陛下以濬哲之資承付託之重清心寡欲崇儒典學不懈益虔乃者權臣開邊塗炭生靈陛下憂形于色外鋤叛將內誅元惡處之晏然而天下復定所謂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者也方且厲精而躬覽臨政而更化廩廩嚮治安矣先是三錫宸翰于貢闈其二皆以不及臨軒故戒主司以審取舍今歲親策造士而又豫戒臣等至于再三蓋自比年以來奸倖弄權公道幾泯舉場寬縱以私害公

士類嗟惋不勝其故又慮人之議已也專為蒙蔽杜絕
人言仰賴陛下聖心感悟首下求言之令繼頒溫詔博
采芻蕘真社稷之福今聖訓有曰去取之間趨嚮所繫
使精加考閱擇文體醇正議論精確者又曰或因問獻
言實有可用雖涉訐直勿以為諱陛下隆寬盡下高視
千古屬意人才興起治功煌煌帝謨五三六經載籍之
傳敢諫之鼓誹謗之木何以尚此猗歟休茲臣等既以
宣示寮屬更相勸厲又以聖意發策俾士子盡言無隱

矣伏念臣等受國厚恩平日所願推賢遜能圖報萬分
矧以孤學誤蒙委以文衡回念場屋之舊固不敢輕于
抑揚恪遵告戒謹拔其尤異者實在前列然士子局于
文體雖有奇才恐不得騁又臣等智識荒淺深恐上不
足以副陛下求賢之切下不足以得人物之真驚惕祇
懼夙宵靡遑敢以奎畫登諸樂石以詔四方仰惟國家
設科得人最盛然山林巖穴之士必有逸才高節非科
目所能致爵祿所能誘者惟陛下推此心以往不憚致

攷而求之當有魁壘不世之才出而為陛下用野無遺
賢多士濟濟臣等不佞尚庶幾見之

恭題賜陳傅良宸翰

臣仰惟皇帝陛下龍潛嘉邸毓德進學一時宮寮皆出
遴選嘗逢誕辰咸獻詩頌既而置酒高宴初酌黃裳次
酌陳傅良各授文書一通致謝再三其一曰上呈胡善
其一曰上呈贊讀御名謹封因請問所以謙賜之由陛
下為言二公之詩雖因為壽而作皆寓警誨之意輒依

所惠親書一本復以為贈以示不忘裳與傅良跼謝而退陛下踐阼之初擢裳禮部尚書傅良中書舍人未幾裳以疾歿傅良奏請以宸翰刊之堅珉王音賜許是時臣銜待罪瑣闥與傅良同直北門嘗過其家傅良以跋語示臣大畧曰季札觀樂歌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遷讀虞書至于君臣相教維是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始善終者哉益頌者不專于美盛德之形容皆有警戒之義秦斯以來此

義殆絕臣為之矍然作而曰偉哉論也自時大序言以
成功告于神明無有以頌為警戒者舜皋賡歌世但以
為盛事非司馬遷不足以發聖賢相教之旨自李斯頌
秦專務溢美人亦不以為過韓愈有曰不以頌而以規
亦不悟頌之有規也而傅良能發之臣于傅良平日所
畏至是益以歎服促使刻之傅良曰今既刊奎畫于上
方不敢使人代書適有目昔當侯小瘡曾未信宿而已
報罷臣尋亦去國相忘于江湖者十餘年傅良下世訪

遺藁于其家則不知所在矣其子臣師輒求跋其下將
碑之以傳遠臣既傷傅良不及見更化之日敢直書始
末上以彰陛下好賢樂善之素下以侈傅良等際遇之
寵抑使後學知古人賡歌頌詩本非專于形容稱美而
諷諫之切未嘗不寓于斯云

恭題仁宗賜董淵宸翰

臣竊考皇祐五年三月辛丑朔壬子崇政殿試禮部進
士園邱象天賦辛酉放鄭獬等五百二十人前所書十

四日是為甲寅蓋廷試後二日又自言以大理丞景福
殿祇應豈非為諸位官耶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
其政刑是時神文臨御已三十餘年正月平儂智高朝
廷無事而肆筆匪頌小臣猶不忘保治之要雖止二字
足以示萬世法印文左曰帝右則古筆字也見義雲章
臣高祖先臣某以是年中第為第三甲第八十人臣家
衣冠實始于此感歎再三謹附書下方

恭題仁宗賜懷璉御頌

臣仰惟紹興初元高皇帝南巡慨念天章所藏祖宗宸翰墜失殆盡求訪山林所得不多惟明州廣利寺住持僧淨曇悉以宸奎閣中仁宗皇帝所賜懷璉贊頌寶墨上進上大悅賜以御札謂卷軸既豐護持有道又書佛頂光明之塔以寵之孝宗皇帝賜以妙勝之殿皆口登之樂石惟淨曇摹勒昭陵詩翰雖至今珍藏而因仍七十餘年未稱尊奉之義今住山臣僧宗印始盡摹而刻之以補名山之闕典而後累朝雲漢昭回之美于焉大

備真東南禪林第一盛事也山君海王益當來朝以謹其歲若禪頌之深妙宸藻之交輝則非小臣贊歎形容之所能盡也

恭題仁宗賜張中庸恤刑敕書

臣家歲賜吳紹儒恤刑敕書後止書日不知何帝時祕書丞兼權兵部郎官臣張鈞以其從曾祖中庸所歲仁宗皇帝暑月敕書一通示臣凡二百五十字紹儒者二百二十七字而同者一百七十有九字始知紹儒者亦

昭陵所賜也。紹儒當是郡守，故有云方仲共理之良中。庸為部使者，故稍詳焉。聞之故事，每更一朝，則敕字別為一體。此二書雖作字不同，而每行皆九字，置文大小如一，未有敕字絕甚相似，則是同時無疑。日子不同，蓋以頒降遠近為先後。至今先下川廣，次及諸道，或恐非一歲之書也。臣仰惟藝祖開基，仁覆天下，好生之德，洽于民心。開寶二年四月，詔扇暘，泣辜前王，能事恤刑，緩獄有國，通規今朱夏。既臨溽暑，方甚暍茲，縲繫深用哀。

矜宜令有司限詔到日其囚人枷械囹圄戶庭吏每五日一檢視灑掃蕩洗務在清潔貧無所自給者供給飲食病者給醫藥小罪即時決遣重繫無有淹滯太宗太平興國六年詔當鑠石流金之候在黃沙聚棘之中亦有灑掃供饌之文雍熙三年四月詔曰當此炎蒸之際念其縲紲之人宜伸欽恤之文庶協長羸之候宜令諸道州府軍監縣等凡禁繫之所並須灑掃牢獄供給漿飲械繫之具皆令潔淨疾病者為致醫醫療供送飲食畫

時傳送無令邀難減刻無家屬者官給口糧無歸法者
俟處斷之時給與酒食小罪逐旋決遣大罪窮究其情
無致淹延以稱朕意蓋又加詳矣自是每歲首夏下詔
恤刑遂為定制真宗大中祥符仁宗慶歷皆有詔旨而
條約大率如開寶雍熙之詔乃知此二敕書實本朝之
家法累聖遵行尤以炎蒸為念肆我主上當盛夏時臨
軒疏決分命諸道慮囚悉如故典至開禧二年復因論
囚又命提點刑獄使者仲冬巡歷如仲夏之法每歲必

再舉行又命御史劾其不虔者欽恤之恩又益廣矣鈞
蜀人也提身肅括持心篤厚行其所學不苟于職朝譽
藹然力求外補今為潼川憲使奉訓詞之丁寧寶前朝
之敕書宣揚德意于萬里之外使遠民自以不寃如在
畿甸真可以仰副臨遣之意矣

恭題向公起所藏仁宗宸翰

臣頃見故祕書省正字陳師道跋修起居注江休復之
孫瑞禮所藏仁宗皇帝御書善法刑政四字又言其盟

文曰帝籙竊疑其不倫後見昭陵他刻正用此印臣尋考之其字曰籙蓋古文筆字也出義雲章始知師道誤以為籙字爾密州觀察使贈太尉向惠節公傳範蒙賜以飛白帝筆二大字七世孫新知桂陽軍臨武縣公起刻于石以示臣雲漢昭回不容繪畫敢以舊聞再拜書于下方

恭題趙時穆家穆兩朝賜碑

臣三造朝行四官玉牒凡聖語御筆在法當書嘗預修

仁宗皇帝朝玉牒十年求所謂二者絕無而僅有有則
必謹書之蓋以臨朝淵默幾欲無言雲漢之章尤不輕
畀有如尹孝齊公叔充乃獨蒙忠孝之褒則其賢行真
可以信後世矣三子決科神宗皇帝又寵異之益彰麟
趾之慶君子之澤流行至今五世孫剡夫與其子時穆
以家藏二碑示臣端拜敬誦仰歎累朝崇篤親賢之盛
事孝齊公立身訓子之懿美一時名公或序或議雄文
相照碑製古雅書札精到抑以窺見承平文物之大概

竊考印章左曰帝人所易識右曰筆義雲章中古字也
昭陵多用此印退傅張文懿公士遜富藏書畫友正能
世其家擅書名有晉宋風度此二碑皆其奇畫世所罕
見友正不仕故銜中無職守養高故第中三數十年非
孝齊公父子之賢且厚未易得其書丹也剡夫寓四明
有鄉曲之譽時穆登世科為開化尉奕奕佳公子也其
益寶箴以無忘先朝先世之典訓

恭題神宗賜沈括御札

臣仰惟神宗皇帝經畧西事纖悉周密萬里風烟俱入
長算時四明沈公括帥鄜延閱月纔十有六承宥詔至
二百七十三道元祐編裕陵御集悉已上送官此祕貯
所存者盡元豐五年十月蓋以永樂事而公亦歸矣臣
頃在都下嘗恭覩宣諭楊公繪宸翰筆法與此卷絕類
倉猝戒諭邊臣而字體莊重廟謨遠矣再拜欽歎謹識
于後視張丞相魏公浚潭州舊題恰六十年矣

恭題徽宗賜沈晦御詩

宣和六年御試策問非舉子所能條對惟胥山沈公晦
以軼羣之才精通象數借箸籌之一揮數千萬言炳如
也祐陵喜于得人聞喜宴以御詩寵之雲章昭回具在
金花箋上至今如新勢欲飛動是時以貢士人衆特添
省額一百人廷試士子至八百有五人文物盛一時沈
氏其世世寶之使後來者猶得以想見承平氣象胥山
遭時多艱不得躋時于舜禹之前能捐軀盡瘁于干戈
搶攘中而去就出處卒保名節褒然舉首可謂不負微

皇知人之哲矣

恭題宇文紹節所藏徽宗御書修禊序

臣嘗觀蘭亭修禊序草本流傳千載唐太宗求之尤勤
自謂心慕手追一人而已唐人作字無不效之者故南
唐後主謂善法書者各得右軍之一體若虞世南得其
美韻而失其俊邁歐陽詢得其力而失其溫秀褚遂良
得其意而失其變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窘拘顏真卿
得其筋而失于粗魯柳公權得其骨而失于生獷徐浩

得其肉而失于俗李邕得其氣而失于體格張旭得其法而失于狂獨獻之俱得之而失于驚急無蘊藉態度觀此言則是終無有得其全者恭惟徽宗皇帝天縱多能游心六藝筆力超邁高掩前古自出機杼真書禊序于青繒中雖曰出于薛稷而楷法精妙何止青出于藍而已臣世受國恩先臣大父某受不世之知伴守四明鄉郡者幾五年寵光狎至細書方國之賜聯翩而下雖遭兵燹遺刻猶有存者茲馬恭覲簽書樞密院事紹節

家藏御書真蹟昭回之光照耀凡目感歎不足謹流涕
再拜書于左方歸其書于宇文氏

恭題徽宗賜張繼先御詩

嘉定五年歲在壬申郊祀慶成中外交賀迺季冬甲午
皇帝恭謝太一宮臣扈駕陪班既已竣事知宮事高士
臣易如剛以所藏徽宗皇帝賜虛靖先生張繼先詩翰
示臣且求跋其後竊惟漢天師道成于蜀而教傳于龍
虎山至三十代而虛靖出仙姿絕人道術驚世人謂天

師復生誠不為過祐陵親御詞翰爛然如新再拜御瞻
盪耀凡目勒之堅珉以鎮名山已為晚矣嗚呼人知祐
陵之崇道教不知仁心實本乎為民人知虛靖之仙去
而蜀之青城猶有見之者此詩尤不可以無傳也

恭題欽宗御書十八學士圖

唐文皇十八學士猶在秦府蓋武德四年也仰惟欽宗
皇帝毓德春宮以仁孝恭儉聞天下手臨舊書而又親
灑宸翰以誌之誠有慕于貞觀之盛也臣嘗觀後周光

祿丞杜良作文皇畫像記曰太宗已定天下而高祖已
登九五矣太宗于閭閻疾癘干戈勤勞且盡知之于仁
義之治興太平極治之功容或有未究焉耳既作文學
館延四方英俊講貫紬繹薰陶耳目者莫非帝王之事
彼十八登瀛人必曰為如是事而治為如是事而亂以
太宗之明刻記于心肯圖哀亂乎一意于求治而已仁
鑪義鞴道薪德火日往月來就聖神之模其為宗廟社
稷生靈者炳焉與三代無以異矣故太宗之功烈自漢

高以降莫之與敵十八人之力也此真得太宗之意嗚呼欽宗游戲翰墨而為此固為萬世法由今觀之豈不為臣子萬世之痛哉抑聞後世人君能用材者無如太宗然許敬宗乃得預議者謂如摘爪手耳取之既多其中不容無濫此又足為世戒故併載之

恭題高宗賜胡直孺御札

高宗皇帝垂精翰墨始為黃庭堅書今戒石銘之類是也偽齊尚存故臣鄭億年輩密奏豫方使人習庭堅體

恐緩急與御筆相亂遂改米芾字皆奪其真嘗觀寫詩
自周南至商頌全表上有帝筆印記天縱多能人固莫
及聖度恢然其視使臣下為拙筆書者霄壤矣

徐府及洪芻兄弟皆庭堅外甥有酷似之稱俯題雙
廟詩有云向使不死賊未必世能容不惟自巡遠以
來未有此論蓋亦隱永樂之痛庭堅亟稱之且勉諸
洪進步非此舅安得此甥也然卒致大用殆亦不喜

劉蕡之助云

恭題高宗賜陳正彙御札

陳瓘之在四明遣正彙往浙西過杭州遽告變蔡京既
得其情必欲寘之死地又欲併以此殺瓘既就逮瓘以
勁言得免猶謫通州故其放還謝表云狐突教子素存
不二之風曾參殺人寧免至三之感又云海島萬里不
如無子之無憂淮孺一身彌覺有生之有患徽皇聰察
僅得貸正彙之死既至沙門無復歸望島上巡檢知其
為名家子招致館下又有神祠甚靈嘗謁之卜以柘琰

且曰若得生還求百聖琬擲之至百皆然未幾欽宗即位名歸而瓘已下世痛不及見遂得心疾上殿已不能對賜以名方猶傳于世高宗眷遇又如此擢其子大方為郎瓘之孫大年實正由之子也為臣家壻故得聞其詳謹書之以補衆人之未及者

恭題汪逵所藏高宗宸翰

紹興五年御書廷試策問

高宗皇帝踐阼之九載當紹興五年歲在乙卯二月車

駕始自平江還臨安八月癸亥策士于行在所射殿時敵兵敗退厲精求治親御翰墨咨以當世之急務一士條對剴切褒然為舉首則信之汪洋也自幼天資高邁十行俱下筆力絕人其在布衣名已聞于當世臚傳第一年始十有八聖意寤寐英傑得之喜甚且曰惟昭陵天聖八年王拱辰魁多士年實相似賜名應辰誠為儒林盛事既負重名益進于學八年為祕書省正字尋以論和議不合權臣惡其不附已屢擯于外幾二十年而

其學沛然莫禦更化之明年始入為吏部郎望臨一時
自爾入從出藩四方以其出處為世輕重位雖止于內
相文昌用不盡其學至今學者尊敬真有泰山北斗之
望可謂不負親擢矣公之次子達能繼世科恪守家法
任為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博學多識綽有父風一日謂
臣鑰曰先公所試策問思陵御墨既傳于外得為私藏
禁中裝潢亦非人間所及是殆天賜以為家寶也其為
達識之臣鑰再拜聳觀歎仰驚眩前所未覩竊惟國家

三年一廷試士子固必有首選惟此舉策問既出奎畫
下寵多士雲漢昭回照耀編簡汪公一代真儒魁天下
今賢嗣又得真蹟哉弄以詔將來光明俊偉未有如此
者其家法書甚富此特為希世之遇雖夏之琨戈商周
鼎彝款識甚高古者亦當在下風矣謹識于後而歸之
公少名師閔故字孝伯既得賜名丞相趙鼎字之以聖
錫云

御書中庸篇

高宗皇帝自履大位時當艱難無他嗜好惟以翰墨自
娛始為黃庭堅書改用米芾動皆逼真至紹興初專倣
二王不待心慕手追之勤而得其筆意楷法益妙五年
策士首得汪應辰九月十九日言者乞依雍熙故事賜
新進士儒行篇以勵士檢有旨仍添賜中庸送祕書省
校勘正字張嶧校中庸篇高閱校儒行篇二十二日閱
入奏儒行雖間與聖人之意合而其詞夸大類戰國縱
橫之學蓋漢儒雜記決非聖人格言欲望止賜中庸一

篇庶幾學者得知聖學淵源而不惑于偏邪駁雜之見
上可其奏御書中庸以十月四日賜之仰惟思陵書六
經以幸承學之士此固餘事然中庸無慮三千五百餘
字萬幾至煩而決日之間書就中篇書生勤篤者亦安
能及此尊經崇儒之意真可為萬世法時趙鼎為左僕
射例得墨蹟為家藏仍摹刻分賜鼎晚謫海上而素重
應辰遺言以此卷歸汪氏應辰次子達既以御題示臣
併示此卷可謂汪氏二寶矣高宗壽考遐不作人為飛

魚躍儒風日盛中興之業實本于此應辰上不負天子
下不負所學躬行直道以終其身以及子孫君臣際遇
猗歟盛哉流傳千載何止一時之榮也

恭題孝宗御書心經

淳熙十四年歲在丁未孝宗皇帝元命之年也十月二
十二日會慶聖節親灑翰墨書心經于禁中觀堂先是
上天竺山再建觀堂既成住山妙珪求記于臣嘗既登
之石矣嘉定二年孟夏之十日珪又來言蒙皇帝賜以

孝宗所書真蹟願得跋語併刻之山中臣仰惟孝宗皇帝聖學高明度越前古是時在位已二十有六年不倦于勤治體已定而進德不已退朝餘暇游心內典深味禪悅毗盧五千餘卷而此經獨名以心蓋千經萬論之至要也列聖在御相傳以仁忠厚積累福祚延永蘇軾有云惟佛與佛乃識其真臣謹齋祓書于下方以詒後世

恭題曹勛所藏迎請太后回鑾圖

臣嘗恭讀光堯太上皇帝宸翰稱譙公歷事四朝盡瘁
國事始終一節夷險不渝且言令請太后天眷至金主
前宣予孝思使彼感動俾予母子如初恭惟太上皇帝
睿性仁孝天地助順以遂長樂之歡而乃推功臣下堯
言炳然亦惟譙公忘身徇主有以得此也臣自為免時
聞臨平道中太后回鑾之盛恨不身見之暨官玉牒預
聞史事纔得窺一二今從譙公家獲覩迎請圖丹青煥
爛賦篇贍蔚然後一時慶事歷歷在目敬拜歎仰嗚呼

休哉夫以譙公功成之初乞身退歸無一毫矜伐意此
圖之作非欲自明其功蓋所以發揮太上皇帝聖孝之
蹟過于方冊遠矣是豈惟其家所當寶藏後之太史氏
尚有取于斯焉

攻媿集卷六十九